

眾降者前後三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
 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
 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
 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實亮聖明登翼王室
竇憲亮信也尚書曰三公以
在實亮天地登升也憲輔也
配孔安國注尚書曰麗也納之使大錄萬
職也周禮曰在清廟與嘉之注云光明也
 乃與
 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
職大有述功
 應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
曰出曰理兵
百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自山仲戰耳也史記曰如熊如罴如豺如離餘廣曰
離與編同諺備也詩云
整戎六師以備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
 氐羌戾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無武言攻也長轂兵車
 雲
 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
雲言多也
 勒以八
 陣莅以威神兵法有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
發屬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
 絕大漠沙土曰漠
直度曰絕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
 染鏑是馬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
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鏑可也
 然後四校橫
 徂星流慧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

辛德勇 — 著



发现 燕然山铭

东汉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乌桓等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几乎全歼北匈奴的主力。这一战役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

中华书局

辛德勇——著

发现燕然山铭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燕然山铭/辛德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8
ISBN 978-7-101-13354-7

I. 发… II. 辛… III. 摩崖石刻-铭文-考证-
中国-东汉 IV. K87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9422 号

本书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

-
- | | |
|------|---|
| 书 名 | 发现燕然山铭 |
| 著 者 | 辛德勇 |
| 责任编辑 | 胡正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3}{8}$ 字数 170 千字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354-7 |
| 定 价 | 49.00 元 |
-



辛德勇

1959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與地文录》《石室臆言》《旧史與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书外话》等。

前 言

写这本小书，当然是缘于《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的发现，但具体的起因，还和我前此出版的《海昏侯刘贺》有一点儿关系。

去年8月14日一大早，收到《澎湃新闻》于淑娟女士的微信，转发了前一天新浪微博上发布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披露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人员和蒙古国相关学者发现《燕然山铭》的情况。于淑娟女士想听听我的看法。

当时我正在广州，参加当年的“南国书香节”，为我的《海昏侯刘贺》，与热心读者见面，当天晚上才能飞回北京。看了相关的报道，我脑子里不过一团糨糊，因为对东汉的历史，实在太过生疏，只能表示回家后查查资料再说。

外出办事，条件再好，我也很累。晚上回到北京，身体疲惫，歇到第二天晚上，还没缓过劲儿来。第三天精神稍好，看了一天相关的史料，觉得可以多少谈一些看法。

初步的感觉，是这一发现很重要。既然社会公众对此十

分关注，学术界就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这一点，我在《海昏侯刘贺》一书出版前后是有切身体会的。正因为《海昏侯刘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迫切需求，也及时分析和解释了与刘贺其人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而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这一经验，促使我尽可能全面地思考了与《燕然山铭》相关的各项问题，最后决定以漫谈的形式，撰写一组文稿，阐释我对这一重大发现的想法，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些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参考。结果，陆续写出了十篇文稿，总名之曰“《燕然山铭》漫笔”。

这些文稿，除了第一篇，是应陈小远女士之邀而发布在《腾讯新闻》的《大家》栏目上之外，其余九篇，都在写成后即发布在于淑娟女士主持的《澎湃新闻》之《私家历史》栏目。第一篇文稿《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另行仿刻及贗品》，是2017年8月21日在《大家》上刊布的。文稿刊布仅仅一个小时左右，我就收到中华书局上海公司余佐赞先生的手机微信，愿意帮助我把这篇东西和后续的文稿编成一本小书出版。这既是对我个人的极大鼓励，更是想要及时地把相关的知识推送到社会公众的面前。于是，就有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

由于身体的原因，撰写这些文稿，不宜太过劳累。同时，从去年8月中旬到现在，我并没有集中全部精力从事这一研究。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还穿插着写了十万字上下的其他文稿，做了几场讲演，直至今日，才完成全部内容的撰

写，以致延宕了读者看到这本小书的时间，这一点诚请各位读者予以谅解。

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对书中的内容，我想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这本小书，是我为配合《燕然山铭》的发现而临时赶做的研究，是想像以前撰写《海昏侯刘贺》一书时那样，尽可能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心得。但由于我平时没有相关的积累，尽管态度比较认真，工作也相当努力，现在的书稿仍然会存在很多不足，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

第二，作为学术探索，书中所说，自然都是我本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完备，也不一定十分合适，同时也一定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属于事实认识错谬和论证疏误的地方，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做出订补，但还有一些问题，属于历史评判的范畴，是一种价值判断，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很难取得普遍一致的看法。譬如对窦宪北征之役历史意义的评价，对班固撰著《燕然山铭》之社会作用的评价，都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知道一些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同时也相信每一位有教养的读者都能够尊重我的看法。

第三，由于刻石泐损严重和目前公布的拓本不够清晰，这本小书对《燕然山铭》文本的复原，是很初步的，一定存在一些差误，不过将来条件充分时再做出补正，也不会有多大困难。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为了尽量增强复原工作的资料

条件，我引入了南宋学者刘球的《隶韵》，希望参考《隶韵》所收《燕然山铭》的文字，更好地复原这篇铭文的文本。但《隶韵》所收《燕然山铭》文字的来源是否可靠，还颇有疑问，现在只是存而备考而已。退一步讲，即使将来证明其出自贗造，充分关注这一文本，也会帮助我们认识宋人对《燕然山铭》石本的强烈需求和古董商人作假充真的具体情况。

最后，我要向积极推动本人开展这一研究的于淑娟女士致以由衷的谢意；向最早帮助我刊发文稿的陈小远女士致以由衷的谢意；向热情帮助我出版这本小书的余佐赞先生致以由衷的谢意；向辛苦处理稿件的胡正娟女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2018年4月28日晚记于京西寓所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篇

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另行仿刻及贋品

- 一、新发现的古老刻石 / 1
- 二、金石学风尚下的塞外摩崖铭文 / 4
- 三、南宋人见到的石本 / 12
- 四、仿刻与贋造 / 15

第二篇

赵家那一朝人看到的《燕然山铭》

- 一、新拓片与旧传本 / 21
- 二、南来的北碑 / 24
- 三、在真假疑信之间 / 29
- 四、博闻以慎思 / 34
- 五、铭文的布局形式 / 38

第三篇

《燕然山铭》的真面目

- 一、两大文本系统 / 45
- 二、初步的核校 / 50

第四篇

《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 一、想当然的说法 / 76
- 二、低下的贱役 / 80
- 三、班固不是干那事儿的人 / 85

第五篇

登高何处是燕然

- 一、确凿的记载与混沌的注释 / 88
- 二、作死的海上之盟 / 92
- 三、办砸了的交易 / 97
- 四、亡国的意淫 / 103
- 五、末世强国梦 / 110
- 六、重见燕然山 / 114

第六篇

苍茫沙腥古战场

- 一、一场战役与一个学科 / 124

- 二、海峡两岸看一次北征 / 127
- 三、另一套兵马 / 134
- 四、天将天兵 / 146
- 五、师出阴阳山 / 163
- 六、燕然一回首 / 170
- 七、兵未穷时武不止 / 184
- 八、撐犁孤涂单于的离场 / 196

第七篇

一字之衍生出三年之疑

- 一、疑从何来 / 208
- 二、多出来的那一个字 / 211

第八篇

张公那顶破帽掇不到李公头上

- 一、令人迷惘的新发现 / 216
- 二、毁损的汉碑 / 221
- 三、是谁的帽子就归谁戴 / 228

第九篇

《燕然山铭》不是封燕然山之铭

- 一、没有篇题的铭文与通行的称谓方式 / 233
- 二、封禅于北徼的两位将军 / 238
- 三、这不是“封燕然山铭” / 247

第十篇

《燕然山铭》与汉代经学以及史学家班固

- 一、泐损的“永元石经” / 259
- 二、从“大麓”到“区夏” / 263
- 三、丹青易著 大雅难鸣 /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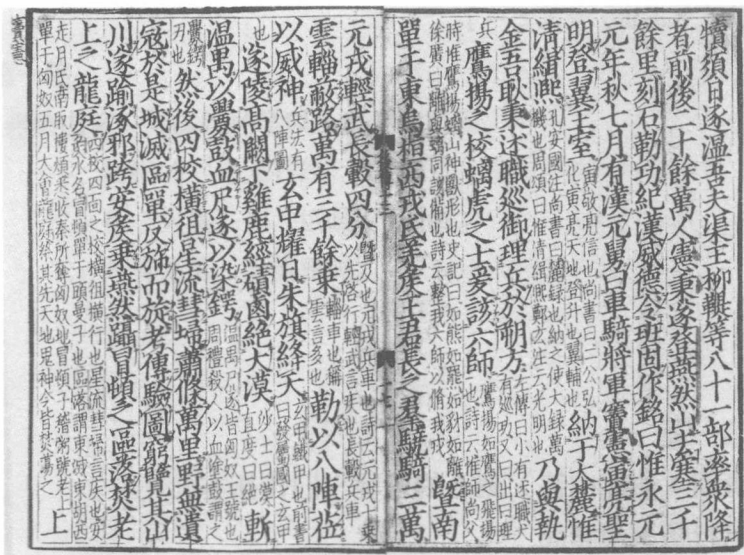
【《燕然山铭》漫笔之一】

第一篇

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 另行仿刻及贗品

一、新发现的古老刻石

近日传出消息，东汉时期著名学者班固在随从车骑将军窦宪与北匈奴军队征战时撰写的《燕然山铭》刻石，被蒙古和中国内蒙古大学的学者发现，并得到确认。比较正式的报道，见于2017年8月14日《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由该报记者于淑娟撰稿，题目是《中蒙考察队中方专家齐木德道尔吉：发现〈封燕然山铭〉》（案，所谓“封燕然山铭”，即敝人所说“燕然山铭”。关于这一刻石的篇名问题，我将在“《燕然山铭》漫笔之九”中做出说明）。



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
《后汉书·窦宪传》中的《燕然山铭》

这篇《燕然山铭》，在南朝刘宋范晔撰著的《后汉书》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都收录有全文，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因而不宜过分夸大此次发现的学术价值，也不宜做太多非专业的渲染。

尽管如此，发现这篇《燕然山铭》在当时的刻石，还是可以给相关研究提供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文献信息，足以清楚证明、补充、修正既有的认识，或是启发和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其刻石所在的位置，更为研究许多古

代地理问题，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坐标原点。以此为基准，足以厘清和落实诸多古代地名和部族所在的位置，这就像1980年在大兴安岭上的嘎仙洞中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石刻祝文一样，一地底定而四方序次分明。这些都与直接、迅捷的“爆料”式新闻报道不同，需要进行长期、潜心和具体的研究。

不过，这一报道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也吸引了众多文史领域从业人员的瞩目。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相关的情况；即使是那些文史学科的从业人员，大多也并不从事或是无暇致力于与此相关的研究。因而，人们迫切希望更多地知悉一些《燕然山铭》的背景资料，以及它究竟具体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简单地说，就是更清楚一些了解这篇铭文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性质的需求，长期以来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近年因网络社交形式的普及和电子媒体的崛起而将其彰显出来。事实上，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努力揭示那些未知的真相，正是包括文史研究在内所有学术探索的根本动力。专业的研究人员写出有一定深度而又能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文稿，首先是满足自己问学求知的好奇心，其次才能谈到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

前此，在考古工作者公布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成果之后，社会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需求。由于以前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具备一定基础，我便就自己所知所思，写过一些文章，并出

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及时提供给社会公众用作参考，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同时也很切实地体会到，社会公众需要严谨而又具体的历史论述，既不是肆意而行的戏说，也不是空泛无边的大话。基于这一情况，现在腾讯《大家》嘱咐我来写一下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自然乐于应从。只是我对相关史事确实相当生疏，只能勉力查阅相关史料，陆续整理成文，给大家提供很初步的一般性参考。

今天，在这里，我想先笼统地谈一谈有关《燕然山铭》的一般历史背景，厘清相关情况，会对我们合理地认识、研究和利用这篇铭文起到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其他问题，接下来我再另行撰文，做出说明。

二、金石学风尚下的塞外摩崖铭文

窦宪这次率军出击北匈奴，是在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夏六七月间。当时，在汉军的打击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一句话，窦宪兵获全胜。于是，指令从军出征的班固，为他撰写了这篇铭文，并将其刊刻在燕然山上，用以铭记此番出兵所获得的战果，并“纪汉威德”（《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事实上，自嬴秦以来一直雄踞北方

草原与中原王朝相向对抗的匈奴，在遭受此番打击之后未久，即远徙西方，中原王朝同草原帝国的对峙与冲突，由此转入新的历史阶段。若是不通盘考虑东汉王朝实际面临的“边患”，仅仅从形式和名义上看，对于中原王朝一方，这确实可以说得上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功业”。

由于这一地点距离东汉的北部边塞已达“三千余里”（《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超出于华夏之国疆界之外相当遥远，在汉军退兵回朝之后，国内也就鲜有人再能身历其地，瞩目观瞻。这样，天长日久之后，这一石刻所在的具体地点，也就不被世间知晓。

在另一方面，对于后世人来说，对这类古代的碑刻文字，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怀有浓烈的兴趣。这篇《燕然山铭》既然已经见诸《后汉书》和《文选》这两部普遍通行的著述，内容开卷即得，人们也就更不会特别着意于原始的石刻了。

直到北宋中期，自仁宗庆历年间以来，以刘敞、欧阳脩、曾巩、吕大临等人代表的一批学者，始基于其打破注疏束缚以独立探求经义的学术取向，为通过考据史事以求真求实，渐次形成了搜集并考究、利用古器物铭文和石刻碑版文字的文化风尚。

在这一风潮当中，欧阳脩纂有《集古录》一千卷，另附《跋尾》十卷（今仅存《跋尾》）；曾巩著有《金石录》五十卷（宋韩维《南阳集》卷二九《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其原书已佚，仅有石刻《跋尾》十四